

传统的变容:低年级母语教科书的 形制问题*

顾欣 沈章明

摘要 低年级母语教科书的形制演变主要分为两个时期。简帛时期,木牍教科书易携带、便于识记、学程清晰。纸书时期,母语教科书呈现专题化、功利化特色,重视内容而忽略装帧质量。晚清民国引进现代教育理论和印制技术,母语教科书从内容到形制都有新变化。现行母语教科书装帧质量不高,应该强化历史责任感,更新母语教育理念、目标和方法,继承优良传统,借鉴先进经验,推动形制创新。

关键词 传统文化; 母语教育; 教科书; 装帧设计

作者简介 顾欣/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(上海 200062)

沈章明/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讲师 (上海 200062)

“教科书规格的大小、厚薄,纸张的质量、光泽、颜色,印刷的字体,封面和插图的内容与色彩,装帧的技术等等,都应有严格的规定,尽量满足教学的需要,做到既富有教育意义,又给人以美感。”^[1]现代印刷技术蒸蒸日上,教科书内容与形制的契合程度更应与时俱进。可惜,“我国小学教科书在版心距离、页面内容量、形式风格等版式设计方面和油墨、纸张材料和装订等印刷质量方面存在着较大问题”,^[2]既没有利用好现代科技,又遗忘了优良传统。本文试图从形制入手,梳理我国低年级母语教科书的形制变化历史,考察同属汉文化圈的日本、新加坡、台湾、上海等国家和地区现行低年级母语教科书的装帧差异,^①总结我国低年级母语教科书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的经验或教训。

一、简牍时期母语教科书的形制

《千字文》中“始制文字”与“乃服衣裳”并举,文字被视为文明的标志。^[3]文

* 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“传统文化与教科书——亚洲国家传统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”(项目编号:10YJA880120)的研究成果之一。

① 形制具体指教科书的规格大小、厚薄、纸张质量、文字数量、字体大小、图表形状等方面。纸书时代,教科书的形制问题主要就是装帧问题。装帧艺术包括字体、版式、扉页、目次、插图、衬页、封面、封底、书脊的设计、纸张、印刷、装订等方面。参黄一迁. 谁言“书衣”不精彩:小议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的装帧艺术[J]. 上海工艺美术,2008(4):44.

字也是文明赖以保存与发展的重要媒介。那些“刻在甲骨、金属、玉石等坚硬物质上面的文字,通常称为铭文;而文字记载于竹、木、帛、纸等易损的材料,便通常称为书籍。”^[4]教科书形制发展史据此可以分为简帛时期和纸书时期。

简帛时期,截竹为筒,破筒为片,编联成册,用以书写。用丝纶或麻绳把单个竹筒连缀起来,组成“篇”或“策”,因其可卷可舒,又称“卷”。无竹的地方就截取松柏杨柳剖成木板,可称作“方”,又作“版”或“牍”。也有竹牍,包山楚墓就曾出土。^[5]牍一般单独使用。帛书无需编联,版式自由,有的有栏,“横栏是模仿简册的编绳,竖格是模仿简册的接缝,天头、地脚则相当简端和简尾。这是竹简的遗产,后世纸书也继承了这种遗产。”^[6]帛书有折叠式,后代书籍随之出现经折装、旋风装、蝴蝶装、包背装、线装;帛书还有卷轴式,今天的字画作品就如此收放。

这一时期,幼童使用的教科书并不是上述的简牍或帛书,而是“一种叫‘觚’的多棱形木牍。”^[7]“‘觚’是一种在圆柱体上削出可供书写文字的多个平面棱形木棍,书写平面有三至八面不等,可多次书写、消除,反复使用。”^[8]每面写什么、写多少字,比较稳定。

秦汉时期通行的蒙学教科书主要是《史籀》《苍颉》。汉朝初年,“闾里书师合《苍颉》《爰历》《博学》三篇,断六十字以为一章,凡五十五章,并为《苍颉篇》。”^[9]汉武帝以后,变化逐渐增多,《史籀》《苍颉》逐渐亡佚。“武帝时司马相如作《凡将篇》,无复字。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《急就篇》,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《元尚篇》,皆《苍颉》中正字也。《凡将》则颇有出矣。……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《训纂篇》,顺续《苍颉》,又易《苍颉》中重复之字,凡八十九章”,^[10]“凡《仓颉》已下十四篇,凡五千三百四十字”。^[11]

罗振玉、王国维根据出土残简判断,《苍颉》是四言体,“十五句为一章:如果书于木简,是简各二十字,合三简为一章;书于木觚,则是三棱木觚,每面写二十字,合一觚为一章(不包括章序的字数)。”^[12]汉初新《苍颉篇》六十字一章,每面写四言五句,一觚三面恰好抄完一章。扬雄《训纂篇》二十字一章,正好写于觚的一面之上。后来的考古发现基本上证实了这种判断。出土木觚“是三棱柱,两面窄,一面宽,截面为直角三角形(是破方柱为二,每两根木觚可以合并为一个方柱,便于捆束),三个面,每面抄一章,可以转着读(有点像喇嘛教的转经筒),对背诵很方便。”^[13]

也有例外。现存《急就篇》共三十四章,有四言,还有三言、七言,每章字数也不是六十。即便去掉后人加的一百二十八字,^①也很难均匀分章。书写此篇的觚可能会与众不同,有几个面,每个觚面写多少字,都是问题。不过正如《急就篇》首句所说,“急就奇觚与众异”,^[14]这种觚是一种与众不同的“奇觚”,其形

① 详见:王国维著:《校松江本〈急就篇〉序》,《观堂集林》(外二种)卷五,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1,第127页;王国维著;胡平生,马月华校注. 简牍检署考校注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,第68页。